

世光集

1946.5:9-12

「建築師拋棄的石頭，却成了屋角的首石，這是天主的工程，在我們眼裏，真是件奇事。」

瑪納谷經。十章。〇。

這是耶穌未來世以前，人們指着他說的話，他來了，建築人類文明的人，但知道有科學有哲學却撇棄他的主義，可是新人類文化還是建在他和他的主義上，現在又是一個新時代，和平與文明的建築師們依然擯棄這塊基石，焦松紛爭互以原子彈相威嚇，始終沒有駭跑魔鬼，却駭跑了和平天使：在耶穌基多的國外，不會有耶穌基多的和平。」等於說，不會有真的和平，顛倒是非，常是人的聰明幹出來的！

世光雜誌

牙斌

第五卷 第十九期 合刊

目錄

- 田樞機廣播
- 田樞機傳
- 耶穌人性的美善
- 天民生活
- 十字架的妙理
- 熱心生活指南
- 靈魂論
- 醫師道德
- 天梯銘
- 我國需要耶穌基督的犧牲精神
- 聖包斯高教育青年的作風
- 科學家之使命
- 青年的危機與出路
- 主婦模範
- 尋寶記

轉世報載 益世報 汲澤宣 袁澤宣 寒溶 若瑟 韓文瑞 一醫師 盧迪身 吳曙光 一譯 湖譯 子微 麥仁 佈仁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一日

田耕莘樞機主教向全國教友廣播

田樞機主教耕莘，十三日向全國教友廣播，原詞如下：

最親愛的全國同胞：

由天主上智的安排，蒙教宗的選拔，我今天得以中國首任樞機主教的名義，向你們致詞，衷心非常愉快。

這愉快是天主給我們大眾的，是我們至少從尤代以來，早就不斷渴望的。我本人對樞機主教一職，雖愧不敢當，但爲了要實現你們全體的希望，爲了要使你們每個人都愉快，我服從了教宗的命令，忘了謙陋，接受了樞機主教的任命。我將賴天主聖寵的佑助，貢獻我全部精力，爲全國教會努力。

我們應該感謝千百年，修會以及不入會的中外傳教士的不斷的努力，他們的血汗，灌溉了我們這一塊天主的葡萄園地，願天主酬報他們的功勳。

我們今天也應該特別感謝，現任教宗庇護十二世，今任命遠東第一位樞機主教，他建立了我們公教。在中國的教會體制，他劃定了中國二千教省，他擢陞了二十位教省首席總主教，他將全國宗座代牧區，改爲正式主教區。這一切都是空前的劃時代的，在中國教史上創新紀元的，也就是教宗對我們中國教會一種非常熱愛的表示我們應該如何感激。我們應當教宗祈禱，求主賜以一切恩寵，教廷首任駐華代表副恆毅總主教，與現任駐華代表蔡寧總主教，前後以二十餘年的努力，使中國教會擁有今日的殊光異采，他們愛護中國，愛護中國教會，我們雖早就深知，然而今天有了事實的表現，我們也就有了更深一層

的認識，我們不能對他們忘懷，剛蒙二位總主教，將永遠保持其在我們心中最深刻的印象，我們應爲他們多多祈禱。

我不是客氣不是謙虛，我確實知道按我個人的學識才能，我決不配任樞機主教。可是以中國幅員之大，人口之多，又是一個向來注重禮義文化之邦，如今抗戰勝利，國際地位因亦提高，中國已處於世界重要地位。爲求得全世界人類的幸福或全世界的和平，中國已是一個不可少的因素，教宗之重視中國，以及擢陞中國樞機主教，這也是一個主要原因。但是中國今日的重要性，却是全國國民和我們的領袖蔣主席，以八年艱苦抗戰得來的。所以我們應該竭誠擁護中央政府，在蔣主席領導之下，與全國同胞共同努力，創造新中國，這也是教宗和我談過多次，並囑我向全國教內教外同胞轉達的。現在我們國內尚未獲得全面和平，政府正在作最後的努力，望我全國教友，在本月十六日聖三主日特別爲和平而祈禱。

今後我們要作的事太多了，我一時不能盡說，但我可以向你們說一句：我們現在是臨到了一個新階段，在我們眼前的是個新局面，我們必須要有新的努力，以適應新的需要。換言之，我們必須有所改革，我們再不能故步自封，停滯於原有的地步上，我們必須前進，向前大步邁進。凡舊有的傳教方式，無論在培植司鐸的教育事業上，在辦理大中小學校的方法上，在籌劃宗教的經費上，在推行各種慈善事業上，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或是太保守不合現代的需要，都應該不惜予以放棄，而另去尋覓新的方式。當然在改革時，我們應該非常慎重

。跟從當地主教的命令，不可輕舉妄動。

各位教友今天教廷已將中國教會完全付託在我們中國人身上，這是莫大的光榮，然而這也是莫大責任，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才能盡盡我們的責任，否則我們的力量，就要分散，就要減少，這是很危險的。我們要本耶穌基督的教訓，互相親愛，在行政上我們雖為便利管理起見，劃分了教省，即總主教區，與主教區，然而在工作上，我們將不可有教省教區的地域觀念，我們要腳踏實地的去做，竭力避免爭取個人的光榮，我們應在一切事上歸光榮於上主，因為我們的一切，是

田樞機主教傳略

國人此次被選為羅馬教廷的樞機主教，創出了中華天主教史上的新紀元，引起了世界各國人士的注意，使得全國上下歡欣鼓舞，現在關心中華天主教的人士，也許很願意知道這位樞機主教的身世和略歷吧！那末我們把他本人的一篇自述介紹給大家。

一九三九年，田公去羅馬，蒙當今教宗庇護十二世親授。教傳使時，有許多德荷等國的人士來訪來問他，他們的訪問記便是田公的自述，載在荷蘭史太一爾地方的「傳教使者」(Seyler Missionsbode, 67 Jahrgang, März 1940. Heft 6) 上，內容如下：

布衣起家學淵源

田公說：「余家姓田，世居山東陽穀縣境內的張秋鎮中。家父諱開良，他小時在本鎮的鄉塾中讀書，所受雖私塾教育，但比較還算良好；及長，乃攻讀經史，並嗜好詩文；可是在科舉時，只中了個「廩

靠他而作，為他而作，和他同作的。

親愛的全國教胞，今後我們的責任已加重了，我們全部教會體制內的工作人員，自各教省的首席總主教，各教區的主教，以至各教區的宗座監牧，都需要和全體教友合作。我們也極希望能夠得你們的建議，我願審慎考慮，付諸實施，求天主聖神光照我們，指導我們，使我們能穩健地踏上唯救建國的大道。謹向各教友宗之祝願，願全能天主聖父子聖神降福各位聽眾，亞孟。

生一學位，他遂以教書為業，在老鄉各學堂中設教，前後二十年。暇時他就研究醫書，學習藥方，因此又以行醫之名，頗受鄉里的愛戴和敬重。一八九七年，被李庄天主堂修道士，聘他為修生講授國文，這便是家父認識天主教的伊始。此後，經修院院長畢神父 (Rev. E. Heper S.V.D.) 的引導，竟於一八九八年受洗入教。一年後與世長辭；家中事務便由家慈一人治理。家慈係陽穀縣人氏，到一九一五年才受洗，洗名瑪利雅，後於一九二二年逝世。

攻讀經義晉昇鐸品

余生於一八九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其時余父母已遷居陽穀縣內的高庄。十歲時，蒙山東南界開教元勳主僕福若瑟司鐸 (The Servant of God Rev. F. Joseph Freindemetz S.V.D.) 收入坡李庄小學中，一面讀書，一面學習教義；當時的小同學們，信教者與不信教者

參半。畢神父見我對於教義已有相當的認識，遂於一九〇一年給我行了洗禮。次年，又蒙山東南界第一任宗座代牧安主教（M^r. John Baptist von Anzer）賦予堅振禮。受禮後，乃蒙韓神父收入兗州小修院中。同年十月三十日，韓神父繼安公之位，為兗州教區的宗座代牧，這便是世人所知的韓寧鎬主教（M^r. Augustine Henningshausen）。小修院畢業後，轉入本區大修院中，攻讀哲學神學。當時的哲學教授為現任沂州教區代牧葛主教（M^r. Charles Weber）院長兼神學教授是前任青島教區代牧維主教（M^r. George Weig）以及曾任北平教育聯合會會長並主編「教育叢刊」（現改為教務叢刊）的雷德修司鐸（Rev. F. Theodore Mittler SVD.）。神學畢業後，乃於一九一八年六月六日，偕姜六品同游歸品。雷鐸以後，傳教於山東單縣、曹州、范縣、魚台境內。以後有意入聖言會，遂赴山東濟寧戴家庄聖言會初學院中，隱居二年之久，發願之後，又在嘉祥、魚台等縣境內傳教。

教宗親愛主教爵位

一九三二年，傳信部劃分李庄總堂為獨立區域，但行政方面仍隸於兗州教區，余暫為該區代理主教。次年十二月十九日，據李區昇格為陽穀監牧區，又次年二月二十四日，猥蒙宗座簡余為首任宗座監牧。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一日，陽穀教區昇格為宗座代牧區，余又忝居宗座代牧職；並蒙教宗青睞，召余到羅馬，親授主教爵位於聖伯多祿大殿，時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底，耶穌帝王慶辰。教宗并贈余金十字一尊，內有耶穌受釘的十字架遺木一方；懸掛十字架的金鍊，是由東南界第一任宗座代牧安主教用過的，經韓寧鎬主教贈余為紀念。

田樞樞的自述，到此為止。至於以後的種種豐功偉業，據我們所

知以及所訪，不難胃味的寫給大家；所書未能盡其萬一，那末遺憾的地方，還請田公的諸親友好給補充起來。SVD. 人等小

田公還座青島教區

一九四一年十月三日，青島教區首任宗座代牧維主教（M^r. George Weig）（德籍）出缺，該區上下人等，都是聚精會神的注視着這位創業者，以及青島市大教堂的建造者繼承人究竟是誰！大家眼巴巴的期待了十三個多月，結果，羅馬教宗竟把我們的田大主教還座青島。委他領導德籍教士管轄下的青島教區。這件事驚動了當時的中外人士；但是，在我們今日看來，除了嘆服羅馬教宗的賢明慧眼外，我們不得不公認田公在教廷中的聲譽了；那末這次的高昇，絕不是突如其來却早有成因的。

聲譽素著教宗器重

說到田公這次的高昇并非出乎意料，我們還有兩件簡略的事實：第一是田公在羅馬親受教宗授予主教爵位時，共有十二位主教同時參禮，代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會，闡明天主教會的「普遍性」（Catholicity），以及教宗舉賢任能的大公無私；可是這十二位宗徒從中，獨有我們的田公作教宗眼中的「若龍宗徒」（即教宗最器重的人）。記得聖言會的總長葛林德氏（Most Rev. F. Grendel SVD.）由羅馬給自己的資友寫信說，「我們的弟兄田大主教在此受祝聖時，以其德容芳表，在人們心中，自教宗以下，都留了極好的影響」。這幾句話固然說聖言會同人的自譽處，可是總足以證明田公在教廷中的聲譽。

其次是由田公還座青島的消息發表後，宗座駐華代表蔡總主教，在

輔大司鐸書院中說：「聖而且賢的田公，遷座青島，可謂當其位；不過在目前的這種艱難困苦的情形下（指日寇的侵壓），我們教會中的同仁，應當在圭台前，多多爲之禱禱，使他的前途光明，克除一切的艱難……」。這是衆座代表論田公的話。

上邊這兩點：第一點是訪問得的；第二點是我們親自聽到的，雖無更確可據，相信亦可作一種簡而有力的證明。

青島任內倍受愛戴

田公是一位實際的傳教士，凡認識他的人，莫不有口皆碑。凡他所到過的各堂口，尤其是陽教區，教友，視他如父！他的美譽傳遍了山東省東的冬教區。所以田公在遷座青島教區之初，馬上博得了教友以及教士的愛戴和擁護。本籍教士的情緒，真不待言，就是外籍教士，也都欽佩無已。一位德國教士，在本區的某報紙上寫着說：「吾人要以誠懇和服從的精神，同我們的新主教（田公）合作，以表吾人歡迎愛戴的熱忱」。

田公受人愛戴的事實，不勝枚舉，就是路過的客人莫不如此。不必盡言，就說我們輔大的公教青年吧，他們只要到過青島，見過田主教，無不一口同音的發出愛戴田主教的歡聲。原來田公爲人，經驗宏富，洞達各等人的心理，尤其是指導青年，可以使人猛省，勵人志氣；看他作事，老成穩健，很像年高的長者；可是，接近他和他暢談時，覺得他的思想比青年人還新穎。至於他的言論，說得更更頭頭是道，處處引人入勝。無怪乎青年人都特別愛戴他。

最近在青島市上刊行了一本小冊，題名 *The Story of China's First Cardinal* 中國首任樞機主教小史，是美國駐青海軍中的一位天主教青年 Mr. Louis J. Maloof 寫的。小冊用意，是紀念美

國海軍駐紮青島時。所蒙田公的熱情款待，并爲申贊中國人廣選樞機主教的歷史創舉。在它的結論中，有這麼一段話說：「美國海軍駐紮青島，多蒙田公殷情款待，慈父之懷，令人難忘，所以獻上這本小冊，作他們對田公以及田公所代表的中國人的至誠賀儀」。這又是田公受外國人士愛戴的一個說明。

榮膺樞機就職典禮

去年聖誕節的前夕，羅馬教宗庇護第十二世，在「私邸御前會議」中，決定任命新樞機主教三十二位，內有一中國人即我田耕辛主教。第一個喜訊是美國新樞機史倍爾曼 (Sheilman) 總主教致田公的賀電。電文中說：「謹具喜訊，並申賀忱：教宗於二月十八日之御前會議中，將擢閣下爲教廷樞機主教，仍居青島教區宗座代牧職」。十二月十六日，我國教宗代表蔡寧總主教得羅馬電，正式接獲此項喜訊；全國上下，自蔣主席以次，莫不踴躍歡騰，慶幸此史無前例的創舉。田公於本年一月十八日啓程赴羅馬，參加就職典禮，我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推潘朝英，薛祖恆，高福德三人代表天主教會，前往參加；三人啓程前，蒙蔣主席召見，對教會以及社會之工作，垂囑甚詳；主席並表示田公榮任教廷樞機主教，爲我國之光榮。（天津益世報）

祝貴陽私立程萬中學（調寄浪淘沙）

庠序建羣英，滌蕩羣賢，株株桃李滿門榮，同處雲窗深
進詣，萬里鵬程。一十二班生，次駕裁成，春風時雨香壇情，
德智體羣和美育，吾道日新。

中國天主教雲南省分會同仁敬贈
文化協進會

耶穌人性的美善。至聖。

汲 譯

顯的是超性的相似天主，與天主結合，故離棄超性相似天主，與天主更結合，誰能是聖的，聖者翰新母胎得赦原罪，充滿聖神，一平生不停增加聖寵，到了頂高地步，頂相似天主，頂親近天主，聖母瑪利亞，無染原罪滿被聖寵，為諸聖寵之母，其聖寵超越全體天神聖人以上，故聖母是至聖的，與天主至密切結合，為天地的母皇，耶穌人性結合天主第二位，成準無窮聖的。

聖分消極積極兩方面，消極方面的聖是不違背天主，離開天主，因為天主本已是聖和聖的根源，誰違背天主離開天主，誰就不是聖的，因為違背了聖，離開了聖的根源，違背離開天主是罪惡。耶穌人性永遠至緊密結合天主，不能違背離開天主，所以耶穌人性沒有罪惡，違犯罪的可能性都沒有，比如投小塊鐵在萬分熱的大火窖中，鐵燒鑄成火，鐵不離開火窖，就不能冷，又受造物達到其最後終向，不是自由的，是不能不到的，若失其最後終向，是違其物性，是他至極的痛苦。及他得到其最後終向，不能自由離棄，因為他的全體已歸於最後終向，不能分一份為別的事物，耶穌人性的最後終向是結合天主第二位，這人性一受造，就得了他的最後終向，就不能分一份歸向其他的，故耶穌人性不能犯罪，又耶穌人性上沒有私慾偏情，因為私慾偏情是未達到最後終向的所能有的偏向；世人偏向世物世福世樂，偏向激動人心趨向罪惡，到了天堂的諸聖，完全歸於天主，不能偏向世物，另外人的行有過失缺陷，這是因為人的明悟愛欲對於行為未得週到；明悟認識不足，或愛欲能力願意不足，耶穌人性的行為上不能有過失缺

陷：因為耶穌的明悟力是準無窮的，有限的事物，沒有認不極清楚；他每件行為上，不略有認識不足的地方；耶穌愛欲的力也是準無窮的，不能有一行為不是完全願意的；他的行為完全是明明白白的，所以不能有過失缺陷。

聖的積極方面就是超性分沾天主，直接結合天主，天主化，耶穌人性結合天主第三位，準無窮天主化，即是準無窮聖的，而是生活及聖德的泉源，各樣聖德在耶穌人性上只是超級的存在，因為德行是正同是善習，天主賞賜人寵愛時，附賜有各樣的正向，激人向善，使人易於行善；若人有行某善的習慣，這善習也激他同是善，使他易於行是善，耶穌人性雖是聖德的泉源，但他既已達到最後終向，他的行為不能不歸於最後終向，自自然然歸於最後終向，而是全聖善的，無需乎正向或善習的激動致功，在這全聖善的行為上，可照鑒各樣的德行；愛天主，愛人，聽命，謙遜，貞潔，神貧良善等等。

補遺

以下鳴謝一則，以手民遺誤，未登載於前兩期世光合刊內，茲補誌於后：

鳴謝

貴州天主教教牧區成立百週年慶祝大會同人等欣與盛典備承貴陽教胞熱忱招待愧無以報謹登報致謝

貴州各縣明聖團體

天民生活

方濟各

引小

我們不能得常生！能得常生，天主造成人們來世上（這是天命）就是為得常生。

常生是什麼？是升天堂永遠享福，天堂就是天主和天神聖人聖女永遠享福地方。

為什麼說常生？因為肉身後來要復活，永遠不死，若得救將同靈魂一齊升天堂永遠享福。

為得常生要做那樣？要像天民生活。

那樣是天民生活？就是，生活照耶穌的行爲和訓令。

耶穌的行爲訓令是那樣？就是耶穌在世時所教的所做的。

耶穌所教所做的就是那些事？在聖經上講得多，但儘可包括在這兩大題：躲避紅塵，親近天主，因為行爲的各種訓令，都歸到這兩句話：避惡行善，（詩篇36.27）每次勝世俗，即避惡。

世俗是三種貪心（下面才講）世俗（紅塵）二字，是講各種禍害的淵藪，那一次愛天主，即是行善，因為愛天主的人，全守法律，講到躲避紅塵，聖經上的訓令體操多得很，主耶穌對宗徒們說：（即耶穌斯當）你們不是紅塵的人，（若望.15.17）但是由紅塵中我揀選了你們。

好淫的人們，你們不知道紅塵的朋友，是天主的仇人，（雅各伯宗徒說過.4）所以那個願當世俗的愛人，即是天主的仇人，（若

望書.2.15）你們勿愛紅塵，併紅塵所有的一切，那個愛紅塵，在他，就無天主父的聖愛，（同前5.19）我們知道我們是屬天主的，紅塵全臥在惡者（鬼）手下，就我而論，紅塵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就紅塵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保祿加拉大6.14）我已丟棄萬事當作糞土，為得得着耶穌基督，（斐理比3.8）

你說紅塵該躲避，紅塵二字有什麼意思？上面講過紅塵是三種貪心：快樂，虛華，財貨，凡紅塵所有的，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好色）生活的奢，這不是由惡父來，又紅塵肉體的情慾都要過去。（若望書3.15-17）

先說過躲避紅塵這是兩大題的第一，聖經對於行爲的訓令，都歸到這點，該知道躲避這三種貪心，紅塵的情慾，全在這點，聖伯多祿說：躲避紅塵情慾的敗壞。（二伯祿1.4）

那樣是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生活的情慾，肉體的情慾，就是肉身的快樂，眼目的情慾，就是慾火（貪得）或好色，生活的情慾，（奢侈）可說是各種排場，虛華，驕傲。但是，這些情慾，都可包括在一個貪字，所以節制貪心，即等節制三種情慾。

那樣叫好色？就是貪看，貪想，或認得對於我們有害或無益的事，例如：學那些哄人的，無用的手藝或學問，看那些淫戲或電影，念那些邪說的小說書或聖律已禁的書，探聽鄰人的與自己無關係的事。

為什麼要節制這三種貪心？一、因為聖保祿說：方罪的種類，都

由這三樣情慾。(提葛特 2. 10) 二、因爲情慾不是由天主父，但是由聖鬼來。三、因爲紅眼要過去，他的情慾也學過去。(若望書 2. 17) 凡要過去的，當躲避，當依傍獨一天主。

爲什麼當親近獨一天主呢？因爲只有我們的天主，是至尊無上的主，是至善的主，我們人個個都該他的(欠他的債)，他由無中造成了我們，喊著來勸我們回心轉意，同他和好，單獨他賞水福給我們，他造成我們，都是爲等他好加永福樂給我們。

我們怎麼能够親近天主呢？現在我們對於天主是旅行，(出門在外)的子女，只可用信仰，依靠，孝愛，片面的親近他，到至善的一步，凡片面的都打消了，就是不須用信仰依靠的步驟，直接面見着天主，真是全付孝愛的精神親近熱愛他。

有何理由能放棄我們是真的用信仰依靠孝愛近親近天主呢？這單

對於十字聖架妙理之初期感照

塞洛

塞洛先生，川省峨眉人，現任貴陽防校教官。爲人慷慨正直，從不妄信，待人和藹可風，不愧軍界師資。三年前，至貴陽與教中人士相晉接，悉心究研教理，深入三昧，切求領洗。遂於一九四六年復活前夕與太太小姐同沐聖洗神恩，塞君不特獨善其身，特述心得，指點迷津，吾人觀其悟道之深，可見其學道之誠矣。爰將塞君此作公諸同好。編者謹識。

吾人之思想行爲應着限於十字聖架的苦難，這句博大精深奧理無窮的談話，要是我沒有身受十字聖架招撫和親領聖恩的洗禮以前，是不會知道這句話裏有這精粹的無窮善善和無限福樂在內。因爲十字聖

架的由事實上看得出來，那個行天主的聖意，他就愛天主，信仰，依靠，孝愛，由遵守天主和聖會的訓令表現出來，不遵守天主和聖會訓令的，不得孝愛，信仰是空的，依靠是無用的。由上面講的你可以知道天主民生活的學問，結論在意味聖王德法言，『避惡行善』。(聖味 3. 27)

惡字是指各種罪惡根，就是貪(情慾)善字指各種德行，又對於天主與聖會的訓令，應有的服從和聽命，這總包含在一個愛字。

論這一切，我們要分開講解在下面，凡四篇：第一篇論罪，第二篇論德行，等三論天主的訓令，第四篇論聖會的訓令。凡歸於天民生活學的我們就這樣順序討論。

架的苦難，不僅是歷史的創造者，而且負有宇宙萬物和人類禍福最高的權柄，包含着至公至善天堂地獄的兩種賞罰，心善者上天堂，心惡者下地獄，這是絲毫不苟，永遠不變的定律。

我們以軟弱的身心，處在今日的世界，內有私慾情情的誘惑，外受惡魔世俗的侵奪，俗話說「酒色財氣」導人於迷，致人於死，我們的身心內外，總無時無地不在惡魔私慾的包圍誘騙中，要是我們不依靠天主的仁慈，基督的光照開明我們的心，使我們深刻的認識了十字聖架的苦難，是救贖我們人類的根源，在我們的生活方式上，是一種至高無尚的典型，增加我們信天主，望天主，愛天主唯一的信心，近

而更使我們的內心真實的，而又是堅強的遵守十字架聖架的靈訓，補贖我們的罪過，因而得到天主的寵愛，賜給我們靈魂上超性的生命，成為天主的義子，聖神的宮殿，能立常生的功勞，得享天堂的產業，不然的話，我們這脆弱的靈魂，殘存的生命，早已上了魔鬼誘騙的當，而墮落地獄，永苦之門了。

假使我們利用透視的眼光，觀察現社會的人類，可以看出他是一種造惡的集團，人人只知彼爭我奪，唯利是圖，以個人的私心利慾，奪取他人的權利福祿，所謂克己利人，道德公理，不過是一般人口頭傳說的名詞而已，根本說不上愛人的德行，致於說到救濟靈魂的宗教問題，更是莫明其妙，如曇花一現的過去了，因為一般人都只醉心於世俗的榮華，貪圖眼前五官的快活，離棄了仁慈的天主，忽略他靈魂的救濟，不知宗教為何物。

我們這裏談到宗教問題，我們知道宗教不是與人無關，而是與人類發生了不可分離的連繫，因為全能天主，所創立的聖而公教，是至公至善至一由宗徒傳下來的，它是為世界人類做補贖，救濟普世萬民的主保，它以超性的神恩，付給人類不滅的靈魂，繼續人類永遠的生命，我們知道天主造生人類，有其自然的宗教傾向，因為凡是人類中如果沒有一個民族存在其間，是不會有宗教思想發生的，相反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有了人類，必然發生民族，有了民族，必然就有宗教思想來作這個民族的傳統體系，一直傳遞到千年萬世，成為天性使然的生活思想，故凡是為人類所不能避免的生活習慣而演成的事實，便是天性所使然，而凡天性所使然的行為，便不能算是錯誤，教宗思想，既是天付人類的本性我們發揮這種本性的能力，就是人類正常的進步，這種進步的結果，必然是良善的，也當然絕不能算是錯誤，但異於天性使然，相反本身固有的人性，而由外傳入的思想，必然與天遺

傳的良善行為，相互矛盾，或背道而馳這樣惡性的演變，由世代相傳，至今已不知不覺離棄掉人類本性的良善生活，逐次隨人惡化的統弊，因而世界人類遠離天主，竟變成一種殘暴的鬥爭行為，明搶暗奪，違背公理，放縱成戰爭，殺人遍地，這就是離開宗教，（天主教）異於本性的道理，將遭受天主的顯罰，但天主是至公義的，而又是至仁慈的，只要我們能極早回頭，認識十字架聖架的苦難，是救贖人類的泉源，我們回復人性的良善生活，返回吾主耶穌仁慈的懷抱，去欽崇他，祈求他，一切聽命安排，相信他必允准我們的祈求，用十字架聖架上的聖心寶血，洗滌我們的身心開明我們的明暗，用十字架聖架的光亮，照射我們的靈魂，得上天堂永樂之門。

附說：

本人因感介梓神父，不惜煩勞，講解聖教要理，循循善誘，耳提面命，處處有動我心，我亦深感今是昨非，救贖靈魂之大事，乃於望復活日，蒙受聖思，洗禮，得為天主義子，何其榮幸，茲將屆領洗百日週期，聊作此文，以示我信奉之誠，唯本人學識膚淺，文意欠通，不勝聊以補白，尚希讀者，予以指正。

田樞機主教專機飛平

軍政首長均到機場歡迎

田主教身著主教禮服，下機後即歡迎眾眾頻頻點頭。眾眾則競趨主教面前，行一親權一禮。移時，由周副總領事接特室中小憩，來迎貴賓招待中，眾喧。田主教旋即至眾眾擁擠下，與滿主教同車進城。下午一時許，主教車於夾道歡呼中，駛進西什庫樞機公署門前，下車後，逕赴客廳稍息，旋換着紅色主教禮服由張維篤主教引導，繼來賓，主教，神父，修女行列之後，步進大堂，舉行就職典禮。

最後舉行降福大典。

熱心生活指南

聖方濟撒肋爵原著
若瑟譯

第九章 默禱一論

預備，一、安置你在天主前，二、懇求他光照你。推想。

一、你推想：若干年前你沒有生在世上，那時你是全無：我的靈魂啊，在那時我們在那裏呢？世界已有了好多年代，全無我們的消息。

二、天主從無中叫你出來，使你成爲你，并非需要你（非有你不），只因他的慈善造了你。

三、天主送給你的有，這是有形世界的第一步，而他能使永遠生活，成全結合至愛天主。

心情、定志、

一、在天主台前你深深卑下你，心內用聖詩人的話說：我主啊，我在你面前真是虛無，怎樣你記念了我爲造成我？嗟呀！我的靈魂，那時你是在那個古虛無中，若是天主沒有造成你，你還在那裏：在虛無中你如何呢？

二、你感謝天主，我的大善造主啊，我當怎樣知你的恩：是你從我的虛無中把我造出來，又因你的仁慈賞賜我成爲我！我從今以後該做什麼爲相當讚美你的聖名，感謝你的無限慈善？

三、你羞愧，到底可憐啊！我的造主，我本該以愛情奉事同你結合，我反倒以背逆的心情反叛離開你，我遠離你爲結合罪惡，不尊敬你的慈善，好像你不是我的造主一樣。

四、你在天主面前卑下你吧，啊我的靈魂，你知道主是你的天主，是他造了你，并非你自己造了你；天主啊！我是你手的王程。

從今以後，我不願意喜悅我自己，因爲我是個虛無。灰塵啊！你有什么可誇耀的：進一步講，真的虛無啊，你有什么可舉揚你的呢？爲卑下我，我願做這樣那樣事，忍受這樣那樣凌辱；我願改變生活，從今以後隨從我的主，我尊敬我，就是拿天主送給我的這個有，以我領受的各種方法，全全用爲願從他的聖意，從此拿我歸一我在天的父。

一、你感謝天主，我的靈魂，你讚美你的天主，我的全體稱揚他的聖名，因爲他的慈善從無中引我出來，他的仁慈造了我。

二、奉獻，我主啊！我拿你賞賜我的有同我的心，全全獻于你，真于你，祭于你。

三、祈求，啊我主，求你堅固我這些心情志願：聖母啊，求你把這些，和我當代祈求的衆人，都托于你聖子的仁慈。念在天，申爾福。

默禱出來，你靜爲走動，從你做了的默禱裏摘取一朵熱心的花，使你終日得聞他的香氣。

第十章 默禱二論我們受造的目的

預備，一、安置你在天主前，二、懇求他光照你。推想。

一、天主安置你在世上，不是他需要你，你爲他是全無的；但是爲在你身上施行他的慈善，賞賜你他的恩寵，他的光榮，爲此他賞賜你明悟爲認識他，記念爲紀念他，愛欲爲愛慕他，像司爲慕他的善工，眼目看見他工夫的奇妙，口舌爲讚美他，以及別的官能也都是這樣。

二、既然受造了，安置在世上是爲這個目的，凡反對這目的行爲，應當丟開躲避，凡爲這目的無益，應當輕視虛假的多餘的。

心情，定志

一、你羞愧吧，你責備你靈魂直到如今這樣遭逢完，少想起或全想不起這些事，你說，我的主，可憐啊！我不想你，要麼什麼？我忘記你，要麼記念什麼？我不愛你，要麼什麼，可憐啊！我應該用真實養育我，我反倒用虛假充滿我？；我服事世物，然而世物受造了是爲服事我。

二、你痛悔過去的生活，虛假的意思，無益的念頭，我丟開你們；呢罵的無價值的紀念，我棄絕你們；不忠信不規範的友情，空的服役，遭逢的無義的恩惠，願人的滿意，我絕離你們。

三、轉向天主，我天主，我救主，從今以後，你是我想念的獨一。

靈

魂

論 (續)

辨難一，休謨等經驗論

休謨口「以吾觀之，方余深自內省，則所視者常爲幾種特殊知覺，如冷熱，明暗愛憎，苦樂等，假無知覺，則無論何時，將不能尋得自我，且除知覺之外，亦永不見有若何其他物件」觀此，休謨只知自

對象，你不喜歡的觀念，我萬不想他。我的記念，在我平生的每天，要充滿你至大仁慈的回憶，他仁慈施恩與我。你是我心的快樂，我情的甘怡。

啊，我愛好的這種那稱玩意，我過了我的日子爲做這樣那樣的空事，佔據我心的這些那些心情，從今以後，我痛恨他們，我要用這樣那樣方法改過。

結束

一、你感謝天主，造了你爲這樣高的目的。天主，你造了我爲你，使我永遠享受你無限的光榮。那時我才是堪得的，才照我應該的讚美你呢！

二、奉獻，我的造主，我奉獻于你我的這些心情主意，和我的全靈全心。

三、祈求，主啊，我懇求你喜悅我的這些願望貪想，求你拿你的聖降福賞給我靈，使我因你聖子在架上所流的聖血的功勞，能獲成功這些……

你做一束熱心的花。

韓文瑞

已有覺知，而不知有理智，只知有冷熱，明暗愛憎，苦樂等覺知的動作，似不知普遍而抽象的觀念，判斷，推論，思問，自由，意志的作，夫此種智作用乃人類極普遍的事實，休謨妄得不知，休謨謂我們必須要區別永久的，堅固的，普遍的原本，是休謨已承認自己還認識

，覺知以外的智理作用。何則？因為一切覺知都是器官的作用，可是由物質成的器官中，決不會印上一個普遍的印像，這普遍的印像，因為是普遍的，所包括種種不同形狀，不同時空的，然而同一性體的許多物體，那末這普遍的印像僅有一定的公共性體，而無一定的體積形狀，無一定的時間空間，然一切物質物必有一定的體積形狀，有一定的時間和空間，這是物理學家和化學家認為一定不移的真理，生理學者與心理學者亦無法反對，因為任何一個科學，絕對不能去反對其他科學已證明的真理，如有反對的理由，則此真理不能存立，不得為真理，其本科學及整個人類的理智應當放棄之，今物質物體必有其一定的體積形狀，及一定的時空，這不獨為物理學家和化學家所公認，且為哲學家及一般人的常識經驗所肯定的真理，其他科學家，如生理學家亦無法反對，那末普遍的印像既無一定的體積形狀，又無時間與空間，絕不能印於物質之上，只能印於精神之上，今休謨承認吾人必須分別永久的堅固的，普遍的基本，這基本既是普遍的，必包括各種體積形狀的許多個體的印像，那末這印像自身在每一時間內無一定的體積形狀，所以無法印於物質物體上，那末這種印像當是印於一個非物質的精神體無疑也，休謨承認吾人有精神的作用，普遍的知識，而不承認精神，是承認有效果，而不承認有其相當的原因；是承認前提，而不承認其合理的結論，寧有是理乎？

休謨云「假無知覺（即經驗的覺知）則無論如何，將不能尋得自我，這「自我」二字有詳細討論的必要。因為，若不明明白白所謂「自我」，則休謨的思想，和我們的理論都沒有着落了，休謨為說明精神的靈驗之不可認識，即曰：「假無知覺，則無法尋得「自我」，這樣，可知休謨之「自我」即是靈魂，惟休謨之意，休謨認識「自我」須藉經驗和覺知的，結果，「自我」當是物質的，而非精神的，那末休

謨的「自我」即肉體了，然而究竟「自我」是否吾人的肉體？為此問題，我們可以先看一哈佛丁先的心理學（英國維譯本，第一板，三——七頁）上的一標題：「心理學上「我」與「非我」之區別之發達。」哈氏云：「（人）自其初生，即以無意的運動，把捉外物，而識物與我之分界，有運動之遇抵抗也，於是始知有「非我」在……今有一問題起，即所謂「我」之中，包含幾許乎？在一時期內其視「我」也，與自己之身體無異，凡能自動而遇抵抗者，皆視為我之部份……當嬰兒之漸發現其身體也，其最先者為兩手，此殊由兩手試驗之……後，漸知注視其手，於是運動時之筋覺，及呈於外面之運動，從運動之法則，二觀念（主客）遂相聯合……及年齡漸長，於是「我」之見解又進一步……夫身體者，雖與「非我」相區別，然其性質，亦有與「非我」相似者……於是遂視身體於客觀界，即「非我」之部份，而視「我」為思想，感情，意志，之主體，而內外之區別，亦因之而益密，以「內」之語，表精神界，凡屬於物質者，皆以「外」之一語表之……我們認為哈氏這節論文是有理的，是合乎事實與經驗的，雖如哈氏自云未必人人如此，時時如此，然而可說大概如此的，那末大概常人的知識都以肉體為「非我」，至少於知的方面說，主知者以為肉身是知者，是知我以運動抵抗的「非我」也，那末絕對的內部我非肉體，非物質，還是很顯明的，這可說明為何末靈魂的觀念為何在人們的心中這末普遍了，在這「自我」既非物質，則「自我」的印像，絕非物質，有機的覺知所能接受，非精神的理智，不能有此印像，從此可以看出來，休謨所謂非覺知不能認識「自我」的理論，有兩樣不通：蓋休謨謂靈魂不可認識，却又云「假無知覺，無論如何不能尋得，「自我」還是說「有知覺，方才認識「自我」據上面所引哈氏所經驗的事實，「自我」即是靈魂，則休謨無法認識靈魂

而又因知覺認識靈魂其不通也，人能認識「自我」這是無人能否認的事實，可是「我認識我」，應當是團體同部份同一點能認識其本部份，本點，方能稱為認識「自我」，若我認識我的足部，或手部，因手與足屬於我的一部，由廣義方面說，固可謂「認識自我」但這是「知」之，主體認識「非知的」局部：是知能認識非知能，是此部認識彼部，所以由狹義方面說，非真正的「認識自我」也，上面所引哈佛丁的理論，即是此意，休謨的「尋得自我」是內部的我，是內省時可能認識的我，當然也是狹義的我，這種知識是內在的作用，是自己動自己的作用……而一切物質的作用是在外的，是被動的，上文已有詳細的說明此處不必再講。如果休謨認識，自我僅藉物質的覺知，那末物質能認識自己，物質也有內在的作用，物質也能自動，那末許多經多經驗的事理，和科學的許多定律都被休謨推翻了，尤其物理學上的運動三定律和哲學上的因果定律完全不能存在了。此休謨之不通一也。

休謨謂精神本體不能由經驗觀察而得，夫經驗有覺知的有理智的，比如我們取得抽象觀念時，就查攷這抽象的性質和情況，在推理時亦可作同樣的觀察，還有其他許多「內省」都是理智的經驗，若謂精神本體不能由覺知的經驗攷察而得知，固可也，若謂精神的本體不得由理智的經驗攷察而得知，則非也，蓋吾人既有抽象的思想，自有抽象思想的自我，此必然之理也，這抽象思想的自我，便是精神的靈魂，休謨只知有覺知的經驗，而不知有理智的經驗，故其對於靈魂的判斷已完全錯誤，且吾人不僅由經驗可得知知識，還可由推理得知知識，由信心亦可得知知識，所謂信心即在必要條件之下信仰他人之言是也，宗教信仰本乎此，茲姑不論，但推理能得知知識，這人人所自覺，無人可否

認者，休謨忽乎此而偏重覺知的經驗，何怪乎休謨的思想太窄狹也。吾人並不反對經驗，亦不否認經驗，吾人認為經驗有三種：其一為純粹覺知的經驗，如以目直觀此花之紅色是也；其二為覺知兼理智的兩方面的經驗，如吾初見一人，而不知其為某人，吾只知其為人，及人中之「一」，這人中之「一」的人字乃是抽象的觀念，吾見此人，覺知也；抽象的觀念，理智也，其三為由覺知的經驗，進入理智的知識，如先認識許多個人，這是覺知的經驗，然後歸納得一個抽象，普遍的人的觀念，舉凡一切歸納法的結果，都是由覺知的經驗，進入理智階段的，一切知識必始於覺知的經驗，還真理，我們並不反對，但休謨否認理智我們絕對否認，這種「否認」是不合理的，是不能存在的，理智在經驗中，自有領域，自有其立場；理智由覺知的經驗進入自己的領域後，即自為其理智，已超乎覺知與物質之上，這是事實，休謨離欲推翻之，奈事實勝於雄辯何……

吾人的認識，因需要覺知的經驗，但這種覺知的經驗除供給理智以認識的材料而外，僅能使我們認識物質物體的現象，至於事物的本體，的真理，的互相關係，的因果關係，的公共定律，一定要理智才能認識，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即因人有理智，其他動物則無，此人之知識所以異於其他動物知識，故理智較高於覺知，從此可見一般也，今休謨之流，自將其高貴的知能放去，實為其本人之大不幸也，且感覺知識，兩點不如理智之處：第一、經驗較理智易於錯誤，且錯誤後，不能自行改正，須要理智來改正他，若夫理智，較之經驗不易於錯誤，即錯誤亦能自行改正，即一時期間不能自行改正，待個人或人類類的知識進步，終必有改正的希望，例如以直木插入水中，則見其為曲折，以吾人之目力實無法改正此種錯誤，蓋吾人每次試驗，以目觀之

，皆是如此也，又如吾人之見日月之東出而西入也，以吾人之目力觀之，未有不如是也，這些經驗的錯誤，都須要理智來改正，此經驗之不理智一也，第二，理予吾人以確切而清晰之知，例如「一物不能同時又有又無」，「同一物體在同一方面，同一時間，不能又方又圓」，像這樣一類的真理，絕對不能有例外，絕對不能有錯誤，而且是永恆不變的；這是十分準確而清晰的真理，因而十分令人滿意，若夫經驗則未必如是：因為如果我們要根據經驗以得知知識，須要認清這經驗的環境與情形，但這個條件很不容易達到完美的程度，而且事實上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經驗都有多方面的精微環境與情況非吾人觀察所能及，例如溫度之影響空氣的體積，對空氣的分子或電子發着何的情形；或者這溫度是否直影響一種為人不認識的放射物，由這放射體來影響空氣，像這種疑問，能發生許多許多的問題，那末我們由經驗所得的知識就有些馬虎，至少可以說，經驗不若理智之確切而清晰，此亦經驗之不如理智二也，故吾人求知，不能僅恃經驗，必須經驗與理論並重方可也，休謨之流僅重經驗，放棄理智，因而致於錯誤，不足怪也。

休謨謂「精神之本體存在，在事實上，既無何證據，則不足徵信，情至顯然」夫休謨既將理智作用撤去，自然不能得靈魂精神存在之證據，我們上文所引之種種證據又不能得到休謨之直接批評，故不便

宗教觀念與醫師道德

德 公教一醫師

與之辯論，但自古以來有許多大哲學家，如梭克拉底，柏拉圖，亞利斯刀德，聖奧古斯丁，聖多瑪斯亞奎納，鄧斯高，笛卡兒等均有堅強而顯著之證據，休謨氏似未詳加研究，方有此武斷也，不然，即是彼以為世人皆醉而我獨醒也，休謨未免，自信太過矣。

休謨又謂精神本體存在之論所持之惟一理由將以彼為心靈統一之完滿解釋，殊不知，除此而外尚有上文所引的種種證據，休謨本之知也，彼又謂精神本體之說，對於經驗統一，仍不能有少許之闡明，豈知經驗之統一，休謨之說尤不能闡明，而精神不受物質的限制，不受個性時空，空間的範圍，正為經驗統一原因，休謨謂經驗統一由於運想律，這種論調殊無意義，因為運想即是經驗統一；這等於說，一經驗統一的原因便是經驗統一，這種解釋豈非等於零。可知休謨思想太簡單而不令邏輯，康德批評他的這種解釋未及問題之中心，康氏且謂此種運想乃是作用，故當有主持作用者，予謂主持作用者非靈魂莫能當：蓋物質常限於一體一時一地，決不能將多體多時多地之經驗與思想統而為一，故靈魂的精神體，因不受一體一時一地的範圍，故能將多數之經驗與思想統而為一，故經驗派之理由決不能推翻靈魂的精神體，溫公廟謂休謨對於精神本體論所加之批評，乃此論之致命所在，殊可笑也。

醫師最能體貼入微了。

「我治之，天主愈之」，蓋波羅巴助說。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在五花八門的服務中，我認為宗教家與

人不是單純的動物，而是由靈魂與肉體組合成功的。「養其大者為

大人，養其小者爲十人」。只顧其身，不顧其靈，則成了捨本逐末的現象。光顧其軀，次顧其身，那就盡善盡美了。

「有教無類」，這是宗教博愛，一視同仁的口吻。「無病不治」，我認為這是醫界人士應有的懷抱。醫師不應與宗教家背道而馳，而當相輔而行，切實合作。

有許多生理方面的病態是無法可施的，假如你只是醫師而不是宗教家。原來高明的醫師除了注意病人的生理以外，還得着眼於病人的心理。

有許多疾病如同野草一般，「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要斬草除根地加以治療，必須注意病人的心理。舉一個例子：你給花柳病人打六〇六或九一四，是否一針見效或永不復發，還是問題。你於注射之外，最好還給他講幾句天主教的第六誡及第九誡：清心寡慾，潔身自好的道理。

耶穌傳教時，兼治形病，而且靈驗非常。歷代教士也附帶着看病并施藥品。「生老病死」是人類共同的歷程。天主教稱洗禮是人類再生之門。死而升天是進入永生。我們中國有一句話說：「治得好病，治不好命」。你若是醫師兼宗教家，即使治不好病，也能治得好命。

在「病入膏肓」的患者之前，於聊盡人事以外，還該協助他辦理「善後」事宜，治不好他的病，治好他的命吧。人生不免一死，死而轉入永生，其死重於泰山。而且我們天主教友還相信於醫藥罔效時，天主往往以靈蹟救人。

一個殺人放火的強盜於作奸犯科時受了傷，請你治療，你若不設法使他回頭改過，還讓他復原後去胡行亂爲，你就有一助桀爲虐的嫌疑了。

一個窮兵黷武的軍閥，在攻城略地時帶了彩，死有餘辜的人，你給他治療，你該教訓他一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天主教講誡和 講施捨，講愛人如己。醫師也該有悲天憫人，救苦救難的職志。不要擺架子，不要怕死。出入槍林彈雨之中，來往於瘟疫流行之區。

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生理方面的病態，亦千變萬化，種類繁多。沒有一方治百病的藥理，你不可強不知以爲知。誤下針灸，就是殺人的劊子手。不可拿病人做試驗品或犧牲品。若不能另請高明，就該切實聲明。

對於醫學應有相當的研究，這該有服務的熱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對於老年，青年男女，兒童，都該有尊重，知恥，愛護的心腸與美德。要減輕，更好消滅病人的痛苦，不要浪費他們的金錢。

寫到這裏，在我的眼前浮現着無數的天主教的醫師與護士：白衣如雪，滿面春風。有多少病人在天主教的醫師手中，在虔誠的護士手中得到了人生的真諦。生老病死的公理。病人進了天主教的醫院，簡直像嬰兒到了慈母的懷抱或躺在搖籃中。

這篇短文所述，根據個人宗教信仰與職業道德。同人如要作進一步的研究，可參考已故震旦大學教授R.P.G. Faven所著De ontologie medicale d'apres b droit naturel，與上海聖心醫院所出版的護士職業倫理學。（楊堤譯）

最後我用魯易草堯（Louis Veuillot）的幾句話作爲結論：「心中之平安，即爲心之充實。聲色榮華以及戀愛世物，不能充滿心之空虛；若無神之信仰，此心之痼疾，永不能療治了。」（張若谷譯文，見所著遊歐獵奇印象，頁218）

天梯銘並序

盧迪身

當六世紀之時，聖若望格理瑪開（國籍未詳），以成童之年，入西山靜院隱修，得遇明師，聖學邁進，壯年而後，出院獨修，每日步入聖堂，雙膝跪石，雙目流淚，痛哭世人罪惡，遐邇聞之，咸欽其德，多有不畏曠野之險，程途之遙，前來求見問道者，聖人恭然迎迓，怡然應答，所言皆修德益人之語，使來者有望，去者有樂，少年數人，願留而受業於門，聖人訓誨諄諄，口授筆錄，著書多種，並屢顯聖蹟，年七十五，被推爲西山各靜院之長，創建顧院，供病旅之用，教宗聖額我略頒手諭獎之，公元六百零五年，（隋煬帝大業元年，）樂世升天，享壽八十，其遺著中，有講求操善克己進於全德一書，頌曰天梯，分三十級，每級揭發一條目，意謂修士歷梯而上，逐級實踐，自可上達天鄉，長享福樂，其善勝循循，教人不倦之概，千百世下猶可想見，嗚呼聖矣，天梯中條目，摘載於聖人言行中。（三月二十日及三十一日切想）惜語焉不詳，尤惜未獲一睹其全書，公餘之暇，謹依聖人所訂條目，明其旨趣，闡其義蘊，撰爲銘語三十章，曰天梯銘，雖鄙俚無文，然懸之座右，俾得朝夕省覽，觸目警心，改過遷善，有所遵循，則他日幸免永罰，未始非聖人承行主旨之所賜也。

一級 避俗以身 銘曰

濁濁世俗，吾愛之仇，避而退之，庶寡愆尤，伊古聖哲，逃世潛修，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一心向主，此外何求，安當保祿，萬古名留。

二級 避俗以情 銘曰

身雖離避，情可戀之，情之所發，出入無時，抑制偏情，勿使奔馳，昔羅得婦，避火遠離，回顧而死，事不足奇，身去情繫，以至如斯，前車宜鑒，後悔嫌遲，忘情世俗，古聖當師。

三級 樂親人之正愛 銘曰

父母同胞，謂之親人，孝敬友愛，是乃常情，親人之上，更有真神，將愛還愛，呈獻此身，從耶酥游，拋棄家底，可以榮主，可以救靈，此爲正愛，愛莫與京，常情俗見，勿攙寸心。

四級 順命 銘曰

大父十誠，聖會四規，兢兢業業，慎守弗違，生死貧賤，天實主持，勿尤勿怨，式聽式隨，父母尊親，長上業師，受其正命，順何如之。

五級 剋己 銘曰

罪重如山，亟宜補贖，不自警惕，其何能淑，補贖有方，剋己是始，剋己云何，戒酒禁肉，嚴齋常守，固食口腹，苦衣苦鞭，皆其條目，願離萬苦，不求世福，行之既久，望德彌篤，三司五官，淨潔芳馥，古聖樂爲，宜步芳躅。

六級 思念「身終」「審判」「永刑」 銘曰

天主之義，審判至公，一息尚存，當念身終，永實無極，永刑無窮，念茲在茲，惡業善從。

七級 心痛 銘曰

種種罪惡，注到心間，誠虔痛悔，如熬如煎，似刀之割，似箭之